

中國人，去耶路撒冷 (1)

不一樣的人

去耶路撒冷

從來沒有想到會去耶路撒冷，也從來沒有想要去。

那天，葉牧師和邵師母對我說：“去吧”。

太太也竟然跟著說：“去吧”。

我就這樣去了。

結果是一路不順風，諸事不如意。

先是飛機誤點，只好更換起飛的地點，從Newark市轉到Atlanta市。結果飛機再次誤點，他們竟然要我再飛回Atlanta市。原本 8 小時的路程，變成了 48 小時。我在Atlanta機場打電話給太太：“出師不利，這是不是神的阻攔呀？”

總算到了以色列，那天正好是他們的農曆初一，又是安息日，公共汽車，出租車一起罷工休息。物換星移，人地生疏，我去找誰啊？那種感覺真不好。

感謝神，終於到了耶路撒冷，可萬國禱告院負責接待的人卻把我的性別弄錯了，竟然和兩個女生安排在同一個房間。原定的旅店已經客滿了，只好把我塞進另一家旅店的地下室裏，而且是獨自一間房。更令人緊張的是，公用的浴室竟然只供應冷水！

最糟糕的是，陰差陽錯，我和所屬的團隊脫了節；至始至終，我都不知道自己應該屬於哪個小組；直到離開，我都沒搞清楚特會的活動是怎麼安排的。

最後是時差反映，整整一個禮拜我都處在晝夜顛倒，黑白不分的狀態中。

.....

都說苦難是化了妝的祝福，這話若沒有信心很難領受。有誰能事先看見上帝放在苦難裏面的是一個什麼樣的祝福呢？

化了裝的祝福

事後證明，沒有一件事是偶然的，沒有一件事是徒勞的。我們的天父真是信實的。凡真心尋求他而經歷磨難的，沒有不得賞賜的。

因著飛機誤點，同樣被困在機場的一群猶太人和我有了患難之交；我把從LA帶去的茶葉蛋分給了他們，他們便向我打開自己的心，主動告訴了我許多意想不到的關於以色列的事。他們在美國的機場裏為我唱猶太人的歌，跳猶太人的舞，一起在美國慶祝以色列的除夕。在我抵達特拉維夫機場，接受海關極嚴格的檢查時，他們當中甚至有人不顧警告，堅持站在我旁邊，聲稱這人(中國人)是朋友，他不過關我(猶太人)就不走。一直到為我找到安全的車為止。

因著安息日，找不到正常的交通工具，只好和十幾個當地人擠進一輛麵包車

裏，我們從特拉維夫機場一路交談到耶路撒冷，他們成了我的第一批熱心的導遊。

因著獨自一房，凡事不必商量。何時休息何時起床自己定，禱告無須忍聲吞氣，打呼嚕也不必道歉。

因著冷水浴，食量大增。我通常都是早出晚歸，一日兩餐。冷水浴對我的體力和精力有極大的幫助。

因著和團隊脫了節，缺乏肢體的連結；被逼上梁山，下決心獨自闖天下。每天早餐后，坐公共汽車，旅遊車，出租車，甚至步行，按著當地人的指點，天天去不同的地方。以色列國家博物館，大衛城博物館，希伯萊大學，國會大廈，死海，加利利海，地中海岸，昆蘭山洞，耶利哥，伯利恆，迦百農，公共汽車總站，特拉維夫旋轉大樓，中東最大的貿易中心，農貿市場，跳蚤市場，耶路撒冷最商業化的街道，初代教會第一處聚會所，第一家中國超市……我生平第一次體驗到什麼叫走南闖北。

最重要的是，這使我不得不時時求教于當地人（猶太人和阿拉伯人），事事依靠他們，觀察了解他們，接觸認識他們。這使我對以色列人的認識積累了大量的第一手資料，每天都會有切身難忘的的體驗和心得。

因著時差反映，夜不能寐；便和幾位旅店前臺由無事閒聊變成了徹夜懇談，彼此由他鄉陌客成了交心朋友，他們也是我最熱心的導遊。

天父的禮物

在這次以色列之旅，每逢不順，天父必賜予一件出人意外的禮物，而且都是一樣的禮物：以色列人 -- 從一板正經不拘言笑的拉比（Rabbi），到高聲叫賣分釐必爭的小商販；從荷槍實彈一言不發的士兵，到熱情洋溢滔滔不絕的公車司機；從黑衣黑帽表情嚴肅的Orthodox（正統派），到天真浪漫無拘無束的導遊小姐；前前後後至少認識了有 20 幾位當地人（包括阿拉伯人）。可以這樣說：在我還沒有認識以色列這個地方之前，就已經開始認識以色列人了。與各行各業的以色列人交往，甚至比旅遊景點更使我印象深刻，記憶猶新。

在兩個星期的特會期間，我有許多次機會與當地人交談，交往和交結。在和他們面對面地的接觸過程中，有三件事使我感受至深：

第一，猶太人對傳統宗教（猶太教）的熱誠減退。

今天的以色列人與聖經中所記載的那個年代已經大不相同了。既使是一年一度的贖罪日，來到哭牆（Western Wall）前的猶太人和宗教氛圍遠不如我所期望的。在猶太人中有相當一部分人什麼都不信，有一小部分偶爾去會堂，只有 25% 的Orthodox 還持守傳統信仰。

在他們發給我的單張上，第一句話是：Messiah is on the way!（彌賽亞快來了）。可是當我拿著單張詢問一位拉比：“你們到底根據什麼說彌賽亞還沒有來呢？”他說：“你看這個世界上有那麼多的戰爭，災害，苦難，罪惡……”我再問：“聖經上什麼時候說，彌賽亞來的時候，世界已經是一個太平的世界了？”他的回答卻是：“這個問題很有趣，我們以後再討論吧。”而他那若有所思的表情給我的印象，是他並不知道該怎麼回答這個問題。

在大多數情況下，當我小心地詢問當地人的宗教信仰時，他們眼光中多少帶著善良的嬉笑，好像我是剛進了大觀園的劉姥姥，老問些傻帽問題。

在贖罪日的當晚，我從舊城哭牆步行回旅店，所經過的大街小巷到處都有猶太人。他們全家出動，衣著鮮豔，成伙結隊，高聲笑談，彼此問安；他們不是去會堂，也不是去哭牆，而是在散步賞月。當我對此表示不解時，一位銀鬚白髮，德高望重的長輩笑著對我說：“你以為我們猶太人在贖罪日做些什麼？First, we fast; and then we play.”（我們先禁食，然後就是遊戲玩耍）他周圍簇擁著一大群婆媳妯娌兒子孫子，個個臉上都是幸福的微笑。感嘆之餘，心裏既為他們高興（總算是從律法下走出來了），又為他們擔憂（他們又會走向何處呢？）

第二，他們對真理的渴慕遠遠超過我所期望的。

他們中間確實有人拒絕我傳講福音，但大多數人對福音的好奇和渴慕超過我的想象。

一到以色列，他們問我大老遠的來幹什麼？我說來為以色列的平安禱告，他們就笑了，說：“不可能，我們說這塊地是我們的，他們說這塊地是他們的，不可能有平安。你知道我們怎麼說：We fight for peace! Fight for peace?!(為平安而戰！為平安而戰？!)”在許多猶太人的理念裏，是槍桿子裏面出平安。

我說：“對，永遠不可能。但我們所求的是另外一種平安，不是談判桌上的平安，不是飛機大炮下的平安，而是自上而下屬天的平安，是上帝所賜的。只有我們與上帝之間有了平安，我們人與人之間才会有真正的平安……”讓我意外的是，竟沒有一個人反對我，大家都在若有所思，甚至有人點頭稱是，說：“有道理。”

在我離開以色列之際，特拉維夫機場的海關人員（國際貨幣兌換處）拒絕為我兌換美元，並堅持要我解釋：安息日的安息與主日的安息到底有什麼區別？說不明白就不准拿錢出關。

在這段難忘的日子裏，我可以強烈的感受到以色列人那曾經剛硬頑梗的心土已經開始鬆動了。既使在自稱無神論者的猶太人中，言談之間仍常聽到“耶和華”，“彌賽亞”，“得罪神”等字句。

可見，神在他的“選民”身上留下了清晰的屬靈印記。

第三，他們對福音的認識極其貧乏和模糊。

Firh 是一位德裔猶太人，是當地的導遊並兼差做旅店前臺，是一位滿腹經綸的飽學之士。不僅精通舊約，對新約也有所涉略；好像什麼都知道，就是不信主。有一次我問他為什麼不信？他滿臉脹紅，忿忿地說：“眼睜睜的看著 600 萬猶太人被屠殺了，其中有 150 萬是兒童！這叫什麼神？我就是不信！”最可惜的是這是我最後一次與他懇談，真應該和他多說幾句。

對猶太人來說，像“神就是愛”，“恩典和真理”“律法的功用”，這樣一些福音基本概念竟是如此陌生和遙遠。他們的心裏只有以色列這個國家的概念，卻沒有耶和華神的國度的概念。在他們的宗教信仰中只有對彌賽亞到來的既模糊又強烈的盼望，卻缺乏對彌賽亞本質的認識。

我的感覺是，他們大多數人沒有真正聽過到過福音。

多少世紀以來，西方社會（包括教會）的反猶排猶滅猶對他們所造成的傷害和殘害，刻骨銘心，難以抹平。與其說猶太人排斥福音，還不如說他們在骨子裏排斥的是傳福音的西方人，他們根本聽不進去。誰來向他們傳福音呢？誰來引導他們得救呢？是阿拉伯人嗎？

博物館的啓示

我會對任何一位“愛慕耶路撒冷的”（賽 66：10）建議，認真參觀一下以色列國家博物館。

在入口處左側的第一個展覽館，是一個平實無華的組合建築，裏面卻是設計現代，設備先進，裝潢華貴。幾百件展出物竟是一樣的東西 – 麵包！

各種不同加工製作的麵包，各個不同時代的麵包，各種不同產地的麵包，各種不同氣味口味的麵包，逼真至極形態各異的麵包，……應有盡有，不一而足。

不知情的人還會誤認為以色列是個專門製作麵包的民族呢？

你會聽到過遊客談到以色列，提到他們的麵包嗎？

這個世界上，有哪個國家級的博物館是以麵包為主題的呢？

他們要藉此告訴我們什麼呢？

我的理解是 -- 民以食為天。

這個民族如今所關心的最大問題並不是宗教文化，政治軍事，甚至不是國土問題，而是如何生存問題。難道這不是以色列民族歷史（不是宗教歷史）的真實寫照嗎？

這與我過去關於以色列是宗教至上的習慣觀念截然不同。

由此而入，便是名副其實的展覽館了。讓我難以忘懷的是那些室外的藝術展覽品（特別是雕塑繪畫和工藝品）所表達的獨特風格，常使我的心靈感到困惑和震撼。

一方面是希臘文化的特質：流暢的綫條，豐滿的形體，完整的造型；一方面是歷史現實的寫照：斷裂的構思，病態的抽象，殘缺的形體。一件托腮靜坐，低頭沉思的塑像旁，放著充滿本能欲望的一對男女；一個正在懷中喂乳新生兒的母親旁，放著因戰爭和飢餓造成的屍體和殘肢斷臂……這兩種對比鮮明，格格不入陳列品有意識的組合在一起，形成了強有力的藝術感染。溫情與血性，執著與迷失，尊貴與卑賤，以及完美的扭曲，混亂的和諧，迷失的盼望，……這使我猛然想起剛到以色列時，他們對我說的第一句話：“We fight for peace!”

這種矛盾的交織，對立的統一，不可遏止的衝動和不可名狀的失落感正是我所體驗到的當代以色列人心靈寫照。很想信些什麼，又不知道該信些什麼；很想做些什麼，又不知道該做些什麼。

這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的一代，文化大革命後中國的一代多麼相似！

對於以色列人而言，這是一個極可能福音廣傳的良時，也是一個禍音趁虛而入的機會。（據我在網路上所知，摩門教已經開始有所動作。）

他們又一次來到十字路口

上帝又一次把最初的選民引到歷史的十字路口。一面是對傳統宗教的淡漠，

一面是對未來信仰的迷惘。在這信仰危機和虛空中，何去何從？這決不僅僅是猶太人自己的問題。別忘了，主的再來，天國的降臨，都與猶太人悔改歸主息息相關。

面對哭牆下一群群詠經呼求的人，面對石牆縫隙中塞滿了禱告乞求的紙條，我無法控制自己不和他們一起流淚哭泣（直到現在我一想到他們還是想哭）----數千年來，他們一直是一個認罪悔改的民族（在神頒佈的律法面前，他們是唯一的一個），卻仍然不是一個得救的民族。他們是神所應許中的長子，但至今尚未認主歸宗。我仿佛看見九十九只羊快要歸回羊圈了，那原本該做頭羊的卻仍在外面遊蕩，四處尋找回家的路。

我們若是置他們的掙扎於不顧，我們若是置他們的呼求於惘聞，有一天我們怎能去面對那從他們中間走過來，並用自己的生命和寶血救贖我們的耶穌呢？外國宣教士的鮮血是今天華人教會的種籽；我們正在看到一個福音廣傳的中國，我們是否應該期待著一個宣教的中國呢？天涯海角，中國人僅向中國人傳福音這種模式，是否因該有另外一種心志呢？都說傳福音的接力棒交在了中國人的手裏。那麼，這接力棒的下一站和終點站又在哪裏呢？

福音是從主耶穌的故鄉起步的，有一天福音要回到自己的故鄉，這就是主賜給每一位聖徒的使命。在這個榮耀的征途中，最後幾個腳印若不是我們中國人的，將來在救主耶穌面前，我們華人教會的聖徒們能擡的起頭來嗎？

中國人，去耶路撒冷。

王 正弟兄

10/25/2006

於洛杉磯

wangzheng77@gmail.com